

# 1930年孫連仲投效中央史事新探

何智霖

## 摘要

1930年的中原大戰，導致馮玉祥苦心經營的西北軍全面瓦解。就在西北軍瓦解前夕，馮玉祥於10月5日率司令部人員及衛隊旅和其他部隊，由鄭州北渡黃河，退駐豫北新鄉、焦作一帶，隨後第五路總指揮孫連仲也率所屬部隊趕至。這支殘餘的西北軍在主帥馮玉祥、前敵總司令鹿鍾麟先後出走及薪餉給養全無著落情形下，最後由孫連仲出面投效中央。

孫連仲之所以投效中央後世有所謂的馮玉祥授意及「陰差陽錯」等說法。然則透過《閻錫山檔案》〈各方往來電文〉及《蔣中正總統檔案》所保存的原始史料可知，孫之投效中央是透過韓復榘與南京中央搭上線。整個過程處處可見韓復榘的精心策劃與安排，並予以大力擔保。比較令人好奇的是李漢輝的角色。李漢輝原是孫連仲的參謀處處長，10月中旬，孫派李赴濟南請韓復榘代向中央接洽改編事宜，但在韓復榘的安排下，他竟赴南京晉謁蔣中正，獲得中央重視的程度，遠非稍後抵達的全權代表李忻、冉寅谷所能比擬。足見李漢輝於孫連仲投效中央之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文無意否定李、冉兩位全權代表，也無意凸顯李漢輝的重要性，而是覺得在追求歷史真相的目標下，不應對韓復榘的策劃及李漢輝的角色有所忽視，更應將孫連仲投效中央之史實予以釐清。

關鍵詞：西北軍、蔣中正、馮玉祥、孫連仲、韓復榘

## A New Exploration of Sun Lien-chung Paying Homage to the Center Government in 1930

Chi-lin Ho\*

### Abstract

The War of Central China in 1930 had caused the Northwestern Army to totally disintegrate. Before the army fell apart, Feng Yu-hsiang retreated to the northern parts of Honan via Chenchou, along with his staff, bodyguards and a few troops. Shortly afterward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ifth division, Sun Lien-chung, also led his troop to join him. Later on, as Feng Yu-hsiang and Commander Lu Chung-lin left the remnants and as there were no more supplies for the army, Sun had but to tur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help.

There have been a couple of interpretations on this event. Some said that it was Feng's idea to surrender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me claimed that it was simply a matter due to "accidental mishaps." But in view of *Yen Hsi-shan Archives* and *Chiang Kai-shek's Archives*, it was clear that Sun's surrender was carefully planned, arranged, and guarded by Han Fu-chih. The most intriguing thing was the role played by Li Han-hui, the chief of Sun's advisory board. In mid-October, Sun sent Li to Chinan to ask Han Fu-chih to talk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bout the reorganization issue. But in fact, with the help of Han, Li went directly to Nanking to see Chiang Kai-shek himself. This meeting proved far more influential than those between Li Hisn and Raan Yin-ku, the two authorized delegates, and the Nanking governmen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lose the importance of Han Fu-chih and Li Han-hui in the surrender of Sun Lien-chung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y words : the Northwestern Army, Chiang Kai-shek, Fung Yu-hsiang, Sun Lien-chung, Han Fu-chih

---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1930年孫連仲投效中央史事新探\*

何智霖\*\*

## 壹、前言

1930年的中原大戰，導致馮玉祥苦心經營的西北軍<sup>1</sup>全面瓦解。就在西北軍瓦解前夕，當隴海線中央軍收復開封，鄭州岌岌可危之際，馮玉祥於10月5日率司令部人員及衛隊旅和其他部隊，由鄭州北渡黃河，退駐河南北部（豫北）新鄉、焦作一帶，隨後第五路總指揮孫連仲也率所屬部隊趕至。這支殘餘的西北軍在主帥馮玉祥、前敵總司令鹿鍾麟先後出走及薪餉給養全無著落情形下，最後由孫連仲出面投效中央。

孫連仲之所以投效中央，孫本人於回憶錄及口述歷史均著墨不多，西北軍舊屬則有所謂的馮玉祥授意及「陰差陽錯」等說法；再者，其投效中央之經過，有謂是派總參議田鎮南及時任西北軍代表的李炘、冉寅谷為全權代表向鄭州行營主任何應欽接洽，然而當時的《申報》及《國聞週報》卻隱約的透露係孫連仲派參謀處處長李漢輝請韓復榘代向中央說項。<sup>2</sup>何以兩者均出現南轅北轍的說法？所幸《閻錫山檔案》〈各方往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4年8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9月30日。

\*\* 國史館纂修

<sup>1</sup> 西北軍係一般人對馮玉祥所統率的軍隊的總稱，它從北洋政府中央第十六混成旅發展而來，後擴充為中央陸軍第十一師，原屬直系，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馮陣前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第一軍）。段祺瑞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後，任馮為「西北邊防督辦」，此後長期以西北為根據地，因而被稱為西北軍。五原誓師時，稱國民聯軍。北伐中期以後，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轄九個方面軍，二十七個軍，五十八個師，總兵力約在50萬人左右。

<sup>2</sup> 《申報》，上海，民國19年10月19日報導：「孫連仲之代表李漢輝抵達濟南，面謁韓復榘、蔣伯誠，請其代向中央接洽投誠事宜。中央覆電應允。本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中正令其總參議蔣伯誠偕李到京商洽辦法。」《國聞週報》，7卷42期，頁5，石友三秘書長張云貴談話云：「……孫連仲部歸中央改編之說，聞似有此事，

來電文一雜派往來電文錄存〉提供極為珍貴的原始史料，足以解答上述之疑點，也可以讓我們對孫連仲投效中央之經過有嶄新的認識。《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就其內容言，可分為要電錄存、各方往來電文、日記及其他等四大類。其中各方往來電文，包括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各方往來電文錄存、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蔣（中正）方往來電文錄存、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石友三部往來電文錄存、四川各部往來電文錄存、雜派往來電文錄存等八種，為《閻檔》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者。雜派往來電文錄存係山西省電務處截錄當時各大小派系軍人、政治人物間的往來電文，包括奉系、桂系、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通訊社，以及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和一些小股勢力地方軍人的往來電文，時間含括自1929年3月至1931年12月止。對北伐後的相關議題，提供極為寶貴的原始史料，使得以往缺乏原始檔案佐證的專題，可以重新加以檢驗和釐清。<sup>3</sup>

以往對孫連仲投效中央之研究，可能受限於原始史料難以掌握，一般都是從相關當事人的回憶來加以分析。<sup>4</sup>以致於對孫投效中央之原因為何？投效中央之管道為何？經由何人策劃與力保？中央對收編西北軍的善後方針為何？孫的代表李漢輝所扮演的角色又如何？諸如此類問題，不是眾說紛紜，即是隱而不彰。本文擬以《閻檔》〈各方往來電文〉中的〈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及《閻檔》〈各方往來電文一雜派往來電文錄存〉中的〈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韓復榘部往來電文〉、〈劉郁芬部往來電文〉為主，輔以《蔣中正總統檔案》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對孫連仲通電就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前之史實重新加以考證和探討，冀能還原史實真相，以略補過去研究之不足。

係由韓復榘向中央說項，進行至如何程度，尚未聞悉。」

<sup>3</sup> 陳進金：〈《閻錫山檔案》的史料價值及其運用〉，《兩岸資訊社會的史學與應用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銘傳大學通識中心，2001年），頁65-98。

<sup>4</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與蔣中正〉，《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7月），頁3527-3561。王禹廷的相關文章有：〈中原大戰 斲喪國脈〉（七），《傳記文學》，47卷3期（民國74年9月），頁101-108；〈泛論孫連仲先生與馮玉祥〉，《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頁3562-3622。

## 貳、中原大戰後孫連仲的處境

孫連仲，字仿魯，河北雄縣人。在其擔任西北軍排、連、營長時，即以帶兵親如子弟，深受袍澤愛戴，馮玉祥亦賞識有加。北伐戰役，孫連仲以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率部大戰北洋軍系於彰德，以寡敵眾，堅持二十六日，終至大獲全勝。與孫良誠、劉汝明、韓復榘、石友三等齊名，時人稱之為西北軍「中五虎」。<sup>5</sup>1929年元月，兼主青海省政，6月改主甘肅，所歷軍紀嚴明，施政有方，兩省紳民，津津樂道。

中原大戰前夕，馮玉祥於1930年3月9日由山西返抵潼關，第二天即召開軍事會議，宣布其聯合閻錫山對中央用兵的理由和決心，會中鹿鍾麟、孫連仲等將領反對，孫對馮說：「孫殿英、劉鎮華靠不住，閻錫山更靠不住，我們自己的實力足夠，再說西北境內的土匪也沒有全平，實在不應該打。」可惜孫的這番話，對馮一點影響也沒有。<sup>6</sup>此時孫仍打算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馮則堅決要孫將全部兵力調出，在電令中甚至說出「勝則到江南組織政府，敗則不惜同歸於盡」，孫不敢違抗，只得將全部兵力東調。<sup>7</sup>17日馮下總動員令，孫返蘭州率部東移平涼。5月中旬，大規模

<sup>5</sup> 按西北軍人才輩出，先後有前五虎、中五虎、後五虎之說，前五虎為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劉郁芬，中五虎為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韓復榘、石友三，後五虎為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吉鴻昌、鄭大章等。另有一說為五虎上將及十三太保，前者即上述之前五虎，後者則包括中五虎及佟麟閣、過之綱、聞承烈、張維靈、韓多峰、程希賢、葛金章、趙席聘等人。

<sup>6</sup> 《孫仿魯先生述集》（臺北：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民國70年2月），〈口述歷史〉，頁94。按：孫殿英為豫西土匪出身，先後投靠過憨玉琨鎮嵩軍、葉荃國民三軍、張宗昌直魯聯軍，北伐時隨徐源泉投靠中央，中原大戰前夕又投靠閻錫山，戰局逆轉後，自動率部至晉南。劉鎮華以收編豫西土匪而成立鎮嵩軍，先後投靠過袁世凱、皖系、直系，北伐時投靠馮玉祥，1929年10月西北軍反抗中央，又投靠閻錫山；中原大戰時，鎮嵩軍劉茂恩守寧陵，早已有意復歸中央，於5月21日拘捕萬選才投靠中央。

<sup>7</sup> 劉驥：〈蔣馮閻關係和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內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頁26。

的戰爭正式展開，雙方分別動員60萬以上的軍隊，在津浦、隴海沿線激戰。孫初率所部集中西安、潼關待命，旋進駐陝州，稍後在歸德、馬牧集與中央軍作戰，再轉戰杞縣，解亳州之圍。<sup>8</sup>

然整個戰局對閻馮漸趨不利，先是6月29日，張（發奎）桂軍於衡陽前線大敗，退回廣西；8月15日，中央軍收復濟南；9月初，石友三無心力戰，陰與中央通款，退往黃河北岸；6日，中央軍由豫南發動攻勢，擊潰劉桂堂、任應岐、鄭大章、王振等部，逼近登封、洛陽；18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通電籲請各方即日罷兵，靜候中央處置，並派軍入關。更嚴重的是，28日以後，馮玉祥的嫡系部隊—孫良誠指揮的第二路軍吉鴻昌和梁冠英兩部，在河南中牟、滎陽先後投靠中央。此舉導致平漢線上張維璽指揮的第一路軍，在鄭州以南的新鄭一帶全數被中央軍重重包圍。10月3日，隴海線中央軍收復開封，鄭州外圍的中央軍愈逼愈近，城內已能隱約聽到砲聲。4日，閻錫山、汪兆銘秘密到鄭州與馮會晤，在共同商定聯合發表停戰通電後，閻汪於當晚離鄭北返，馮亦於次日率司令部人員及衛隊旅北撤，6日抵達黃河北岸的新鄉，同一天中央軍進入鄭州。8日，在新鄭被圍的第一路軍張維璽部5萬餘人，全部繳械。至此，參與中原大戰的西北軍五路大軍，第一路軍張維璽部已被繳械，第二路軍孫良誠部大部分投靠中央，殘部退駐豫北，第三路軍龐炳勳部早已自由行動，只剩第四路軍宋哲元部正由洛陽西撤，第五路軍孫連仲部跟隨馮玉祥撤退至豫北。換言之，馮玉祥苦心經營的西北軍，此時已面臨成軍二十年來最嚴峻的考驗。

當馮玉祥抵達豫北新鄉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7日，在中央堅持馮必須下野及本身又毫無辦法的情況下，將所部交鹿鍾麟指揮。15日，鹿鍾麟與劉郁芬、宋哲元、孫連仲等十將領自焦作通電退兵息戰，靜候公平措置。<sup>9</sup>鹿原擬投靠中央，所派全權代表李忻、冉寅谷於22日抵達南京，惟

<sup>8</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頁8。

<sup>9</sup> 「焦作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刪日通電」（民國19年10月15日），〈馮方往來電文錄

蔣中正堅持西北軍領導人馮玉祥、鹿鍾麟均須下野。<sup>10</sup>亦即中央為徹底瓦解西北軍，規定西北軍領導人不得以團體而需以個人名義歸順中央。鹿鍾麟心灰意冷之餘，隨即於翌（23）日通電下野，將所有軍隊均交孫連仲指揮。<sup>11</sup>孫將馮玉祥司令部及所部官兵合編為兩個軍官隊，衛隊旅和其他部隊合編為一個師（師長季振同）；<sup>12</sup>加上所屬高樹勛師、李松崑師、董振堂師，在薪餉給養全無著落情形下，只得加速其「擁護中央」的決心。是以孫於26日致電李忻、冉寅谷兩代表謂：「望直接向中央交涉，並顧慮事實，勿離題太遠，總期早達目的為要。」<sup>13</sup>28日，何應欽派參謀文素松等攜任命狀至豫北，29日孫即通電就第二十六路總指揮職，接受中央改編。

### 叁、新事證中所見投效中央之經過

#### 一、透過韓復榘向中央接洽

有關孫連仲投效中央之原因及經過，孫本人於回憶錄及口述歷史中均有簡略的敘述，茲分別引述如下：

連仲目睹時艱，深感國家連年戰爭，人民塗炭，軍民交困，國勢岌危，唯有統一建國為當前之要務。思危再三，乃決定派田

---

存〉，《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微捲第75捲，國史館藏（以下省略）。劉郁芬為西北軍前五虎之一，北伐時任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並兼甘肅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戰時任西北軍後方軍總指揮，代理陝西省政府主席。

<sup>10</sup> 「南京李漢輝致焦作一帶孫連仲養電」（民國19年10月22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閻檔》，微捲第47捲。

<sup>11</sup> 「焦作鹿鍾麟漾日通電」（民國19年10月23日），〈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微捲第75捲。

<sup>12</sup>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1928。

<sup>13</sup> 「新鄉孫連仲致南京李漢輝轉冉寅谷李顯堂宥午電」（民國19年10月26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閻檔》，微捲第47捲。

鎮南、李顯堂（李炘）、冉寅谷爲代表赴鄭晉謁何應欽將軍，陳明願擁護中央，統一建國，軍隊靜候改編。<sup>14</sup>

十月六日，馮先生離開鄭州，渡黃河北去，我率部趕往新鄉，西北軍以鹿鍾麟爲總司令，我爲副總司令，當時鹿給我電報，將高樹勳、張自忠師歸我指揮。這時我們請劉驥去向馮先生請示，看下步怎樣辦？劉給我電報祇有四字：「西望長安。」不知用意何在？這時鹿要上火車去天津，我趕到車上留住他，他說他要去，請我收拾部隊，我說我也想走。那知他走後，長官們都包圍著我，不讓我走了。我再請示馮先生，馮說：部隊聽話，叫他們向西走，並且說我會去那裡，結果部下不信，大家走了一段又回來了，他們說總司令不走，所以他們也不要走，弄得我毫無辦法，祇好以國家爲重，聽從中央安排。<sup>15</sup>

由上引資料可知，孫連仲之所以投效中央，是因爲退到豫北的西北軍殘部，不相信馮玉祥向西走的指示，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只得以國家爲重，聽從中央安排。至於投效中央的經過，他只輕描淡寫的說是派總參議田鎮南及時任西北軍代表的李炘、冉寅谷赴鄭州，<sup>16</sup>向10月9日始出任鄭州行營主任的何應欽<sup>17</sup>接洽改編事宜。

然而新事證中所見孫連仲投效中央之原因又如何？《閩檔》〈孫連仲部往來電文〉第一件「孫連仲致鹿鍾麟歌（5日）電」，開宗明義即說：「鈞座遠去，如失慈母，時切孺思。陝甘艱危，官兵概不欲西去，不得已遂權就中央二十六路總指揮新職。」<sup>18</sup>此一說法較他在口述歷史中的

<sup>14</sup> 《孫仿魯先生述集》，〈孫連仲回憶錄〉，頁44。

<sup>15</sup> 《孫仿魯先生述集》，〈口述歷史〉，頁95。

<sup>16</sup> 赴鄭州向何應欽接洽改編之全權代表爲田鎮南、李炘及冉寅谷三人，隨後晉京之全權代表則爲李炘及冉寅谷兩人，田鎮南已回豫北孫部。

<sup>17</sup> 討逆軍總司令蔣中正以戰局已大事底定，而南方共產黨問題正日益嚴重，乃於10月9日自鄭州乘飛機返抵南京，調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爲鄭州行營主任，代行討逆軍總司令職權。

<sup>18</sup> 「新鄉孫連仲致鹿鍾麟歌電」（民國19年10月5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



說法更爲具體，即孫連仲是在所部官兵不願退守陝甘的情況下投效中央。

至於投效中央之經過，孫連仲抵達豫北後，爲解決燃眉之急，曾先後向同是西北軍出身的石友三、韓復榘求援。孫向剛由魯西退抵豫北的石友三求援，純粹是爲了糧餉，惜分文未獲。<sup>19</sup>向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求援，則除了糧餉之外，還請其代向中央說項。<sup>20</sup>或許是基於「西北同源」之立場，韓復榘、石友三於1929年5月投歸中央後仍與孫連仲等西北軍袍澤時相往來，是以此際石友三之再投中央<sup>21</sup>與孫連仲之投效中央均由韓復榘向中央說項。也因此，孫連仲於10月13日致韓復榘自謀出路的電文中云：「此次轉進，原爲實現和平。……吾輩二十年摯友，情逾骨肉，患難同共，吾兄有何明教，尙希辱而教之。」<sup>22</sup>獲得韓復榘確切答覆後，孫連仲隨即派參謀處處長李漢輝前赴濟南。從下引三件關鍵電文，可見其中端倪。第一件是16日韓復榘於接見李漢輝後電蔣中正云：

今日孫連仲派其參謀處處長李漢耀（耀字係筆誤，應作輝）來濟，面稱馮（玉祥）、鹿（鍾麟）均已遠走，西北軍在河北部隊約五六萬人，統歸孫指揮，現欲擁護中央，意頗誠懇，且孫爲人甚忠實，職對孫一切事，決敢負全責擔承，較石漢章（友三）更爲堅決。祈速予名義及駐防地點，俾有所遵循。職擬請（蔣）伯誠兄偕同李漢耀（輝）於巧（18）日晉京面稟。如何？盼復。<sup>23</sup>

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此件電文時間有誤，按鹿鍾麟係於10月23日通電解職下野，孫連仲則於10月29日通電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總指揮職，如果「歌電」本身是正確的話，此件電文最早應是民國19年11月5日，不應該在19年10月5日。

<sup>19</sup> 孟企三：〈第二十六路軍始末紀要〉（手稿），轉引自《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1936。

<sup>20</sup> 韓復榘於民國18年5月投歸中央，中原大戰時出任中央第三軍團總指揮，19年9月任山東省主席。

<sup>21</sup> 石友三再投中央由韓復榘說項史事，見《國聞週報》，7卷42期，頁4。

<sup>22</sup> 「清化孫連仲致濟南韓復榘元電」（民國19年10月13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23</sup> 「韓復榘電蔣中正孫連仲派李漢耀（輝）欲擁護中央祈速予名義及駐防地點」（民國

第二件是16日李漢輝於晉謁韓復榘後電孫連仲云：

職銑（16日）晨抵濟，晉謁韓主席，向公（韓復榘字向方）慨然允予擔保，遂電我公速派員赴鄭與何主任敬之（應欽）接洽，並電蔣總司令請予諒解，電何敬之、劉經扶（峙）、上官雲相等從緩渡河進展。一面託蔣總參議伯誠另電各公說項，以期成效。職擬巧（18日）偕蔣總參議晉京，謁蔣總司令，面陳一切。<sup>24</sup>

第三件是17日韓復榘電孫連仲云：

李處長漢輝同蔣總參議伯誠，於巧（18）日赴京謁蔣總司令。爾後如中央發表弟之名義及駐紮地點，請我弟即通電就職，遵令向指定地點開拔。諸事自有兄負責，請勿過慮。<sup>25</sup>

這三件電文道出過去不爲人所知的過程。以往的說法是，經過劉郁芬派人遊說，田鎮南去鄭州晉見何應欽，與韓復榘最後的決定，始投入中央。<sup>26</sup>經由這三件電文，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孫連仲是透過韓復榘這條管道與中央搭上線。韓復榘除親電蔣中正對孫連仲有意投效中央極力擔保外，並建議孫連仲儘速派員與鄭州行營主任何應欽接洽，又電何應欽、第二軍團總指揮劉峙、第三軍團右翼軍司令官上官雲相等從緩派軍渡河，另一方面則託蔣中正的總參議蔣伯誠（時任駐山東代表）分電前述諸公說項，並請蔣伯誠率李漢輝赴京，晉謁蔣中正。韓復榘還胸有成竹的電孫連仲，如中央發表孫之名義及駐防地點，請即通電就職，並向指定地點開拔。接下來的發展均不出韓復榘建議的這幾項大方向，可見孫連仲投效中

19年10月16日），〈革命文獻—討伐閻馮（中）〉，《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以下省略）。

<sup>24</sup> 「濟南李漢輝致孫連仲銑電」（民國19年10月16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閻檔》，微捲第47捲。

<sup>25</sup> 「濟南韓復榘致孫仿魯篠午電」（民國19年10月17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韓復榘部往來電文〉，《閻檔》，微捲第46捲。

<sup>26</sup> 孟企三：〈第二十六路軍始末紀要〉（手稿），轉引自《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1936-1937；劉鳳翰：〈孫連仲先生與蔣中正〉，《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頁3527-3528。

央是經過韓復榘精心策劃與安排，並予以大力擔保。<sup>27</sup>

## 二、蔣中正慨然應允中帶有堅持

韓復榘所提數項建議中，最早獲得回應的是，第二天（17日）蔣中正即復電蔣伯誠，對孫連仲部擁護中央，允予接洽。<sup>28</sup>其次是18日孫連仲派田鎮南、李忻、冉寅谷為全權代表赴鄭州與何應欽接洽。<sup>29</sup>最令孫連仲大感意外的是，他原先只是派李漢輝請韓復榘代向中央接洽改編事宜，沒想到韓竟安排李漢輝於18日陪同蔣伯誠赴南京。19日晉謁蔣中正時，李向蔣表示孫連仲願「效順去逆」。<sup>30</sup>稍後，李漢輝兩次致電孫連仲，報告當天晉謁的情形。第一件電文報告蔣允諾事項：

職本日晉謁蔣總司令，面陳一切，奉諭孫連仲著給總指揮名義，所部防地指定魯西。若同意，明日復電，即行發表，但須脫離鹿（鍾麟）之關係。……<sup>31</sup>

第二件電文報告蔣堅持事項：

一、蔣總司令對鹿公負責決不贊同，對要求陝甘寧地盤表示拒絕，不得再有西北軍團體，惟有整個擁護中央之一途。二、對

<sup>27</sup> 有關韓復榘力保孫連仲的電文尚有：「南京李漢輝致孫連仲皓電」（民國19年10月19日）、「南京李漢輝致焦作一帶孫連仲馬午電」（民國19年10月21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28</sup> 「濟南李漢輝致孫連仲篠電」（民國19年10月17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又蔣中正於韓復榘16日來電後批示：「銑電誦悉，請伯誠兄同李君來京面談後，再定辦法，可也。篠。」

<sup>29</sup> 「孫連仲致滎澤梁冠英轉柱峰巧電」（民國19年10月18日）、「孫連仲致濟南李漢輝巧電」（民國19年10月18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30</sup> 「蔣中正電張學良若孫連仲派代表來瀋接洽請詳告談話內容俾便應付」（民國19年10月20日），〈籌筆—統一時期〉，《蔣檔》。

<sup>31</sup> 「南京李漢輝致孫連仲皓電」（民國19年10月19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過河各部，中央決派四縱隊解決之。世五（吉鴻昌）來歸亦不相強。三、要求總指揮名義及魯西防地，總司令慨然應允，因平常即器重我公之爲人也。至餉項給養問題，隨後可以請問。四、韓主席對我部歸服中央，十二分擔保，且歡迎駐魯剿匪，餉項衣食更無問題，決無多慮。五、以上四項，伏祈鈞裁，無論有何困難情形，請速電復，以便稟商爲禱。<sup>32</sup>

就雙方的初次接觸而言，蔣中正對孫連仲有所允諾，亦有所堅持。蔣之所以慨然應允，是因蔣平常即器重孫之爲人；<sup>33</sup>惟蔣的堅持，卻令孫有所猶疑。也因此讓孫通電就第二十六路總指揮職，展延了十天。孫和所有西北軍領導人的如意算盤是將西北軍退入陝甘寧地盤，但遭蔣嚴詞拒絕。就孫的立場來說，「第二方面係整個團體，並對革命有相當歷史，中央如果開誠，我軍自當服從」。<sup>34</sup>爲此孫曾試圖透過韓復榘代爲說項，他於20日致韓的電文中說：「西北遼闊，邊防實關重要，敝部留甘有年，民情素洽，中央果有志於開發，敝軍不敢避此艱苦。……於公於私，均請我兄推愛，善爲說項。」<sup>35</sup>然而蔣於21日電韓謂：「請電孫仿魯，宜告其對鹿（鍾麟）絕言信用，如仿魯部能移駐魯西，聽命中央，則可；若有鹿率領西北軍投誠，中央絕難信任也。請以友義，再告仿魯，何如。」<sup>36</sup>就當時的情勢而言，吉鴻昌部、梁冠英部先後接受中央改編爲第二十二路軍與第二十五路軍；宋哲元部葛雲龍師也接受中央改編，剩餘的西北軍在中

<sup>32</sup> 「南京李漢輝致孫連仲皓電」（民國19年10月19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33</sup> 蔣中正對孫連仲的評語，另見於1930年11月2日電何應欽指示處置孫連仲部時曾謂：「孫仿魯誠實可靠，中早深知。」見〈文物圖書一事略稿本〉，民國19年11月2日條，《蔣檔》。

<sup>34</sup> 「孫連仲致南京李漢輝養電」（民國19年10月22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35</sup> 「孫連仲致濟南韓復榘號電」（民國19年10月20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36</sup> 「濟南韓復榘致孫連仲馬電」（民國19年10月21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韓復榘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6捲。

央的追擊下，分成兩股，一股由鄭州北渡黃河，退往豫北；另一股由洛陽以西，分別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南部。中央以勝券在握，當然不會允許西北軍這個團體繼續存在。<sup>37</sup>對於愈來愈趨不利的情勢，西北軍領導人亦深有體會，田鎮南於致劉郁芬電中曾感慨的說：「此次和議奚啻城下盟，其具體方案似難變更，中央意在打破割據局面，西北政權非完全交出不可。攻陝恐不能止，再渡河軍與陝甘軍改歸中央則易，合編則難。已往議案，按之今日，恐難能也。」<sup>38</sup>

就在韓復榘於21日電孫連仲之同時，李漢輝亦電孫連仲，告以蔣中正仍堅持原案，並對遲不歸順中央之弊端有所分析：

職晤總司令及各方，得悉鹿公（鍾麟）負責或與孫殿英等部聯名，整個進行，總司令決不允許，徒致誤事。況此次總司令之概允名義及防地，完全為韓主席負全責擔保，若置不理，何以對韓，何以為將來留地步。又張岷公（之江）、李曉公（鳴鐘）、馬雲公（福祥）等，對我公非常欽重，在總司令面前十分為力。若不決心單獨來歸，恐遺誤我部前途實多，我公及職之信用亦無矣。鈞意究如何，懇速電示為荷。<sup>39</sup>

前已提及，孫連仲於18日派田鎮南、李炘、冉寅谷為全權代表赴鄭州與何應欽接洽改編事宜。21日，李、冉兩代表轉赴南京。或許是因李、冉兩代表肩負著整個西北軍善後磋商事宜，在鹿鍾麟尚未通電下野前，南京中央刻意予以冷落。因此，李、冉兩代表凡事均先與西北軍出身的張之江、李鳴鐘、馬福祥等三人<sup>40</sup>會商，再向蔣中正提出議題。由於

<sup>37</sup> 「南京李漢輝致孫連仲皓電」（民國19年10月19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劉驥：〈蔣馮閩關係和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內幕》，頁29。

<sup>38</sup> 「南皓致西安劉郁芬馬電」（民國19年10月21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劉郁芬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39</sup> 「南京李漢輝致焦作一帶孫連仲馬午電」（民國19年10月21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40</sup> 張之江原為西北軍第二號人物，北伐後急流勇退，轉任南京國民政府高級參謀團參謀

正式派出的全權代表不得要領，迫使孫連仲改變原先三番兩次電令李漢輝返回豫北的作法，要李漢輝留在南京協助全權代表。<sup>41</sup>再者，鹿鍾麟通電下野後，所有困難集中在孫連仲身上，孫深知歸順中央，「久延恐非所宜」，乃於26日電李漢輝轉李炘、冉寅谷兩代表：「馬、張、李諸公用為介紹則可，特別依重恐同招物議，於事或更有阻。望直接向中央交涉，並顧慮事實，勿離題太遠，總期早達目的為要。」同一天，蔣中正電何應欽可委孫連仲第二十六路總指揮名義。<sup>42</sup>27日，李漢輝再電孫連仲，徵詢孫對投效中央之意見，在這件電文中，李漢輝甚至說出：「我方說話之立場非吉（鴻昌）之時期，亦非梁（冠英）之時間，更非往昔西北軍之時期。」<sup>43</sup>28日，孫連仲電李漢輝謂：「何主任敬之已派文參謀（素松）、陳參議守常來此，予擬俟任命到後，即通電就職，善後事宜容再磋商。」<sup>44</sup>當天收到任命狀後，次（29）日，孫連仲即通電就任中央所委之第二十六路總指揮職。<sup>45</sup>至此算是正式投效中央。

至於投效中央後，部隊的編制、經費、人事及防區等善後事宜，均有賴全權代表逐一洽商，李炘、冉寅谷的角色始逐漸發揮。此部分已非本文範疇，擬俟另文予以討論。

---

長；李鳴鐘原為西北軍中僅次於張之江之元老，北伐後在北平隱居養病；馬福祥則係西北馬家軍出身。三人均於1930年10月接受中央邀請，參與接洽西北軍收編事宜。

<sup>41</sup> 孫連仲電令李漢輝返回豫北的電文有：「孫連仲致濟南李漢輝巧電」（民國19年10月18日）、「孫連仲致南京李漢輝號電」（民國19年10月20日）、「孫連仲致濟南李宗弼轉李漢輝馬電」（民國19年10月21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42</sup> 「蔣中正電何應欽可委孫連仲為第二十六路總指揮並令其部移南岸或鞏汜」（民國19年10月26日），〈籌筆—統一時期〉，《蔣檔》。

<sup>43</sup> 「上海李漢輝致新鄉孫連仲感電」（民國19年10月27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44</sup> 「孫連仲致上海李漢輝儉申電」（民國19年10月28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45</sup> 「新鄉孫連仲豔日通電」（民國19年10月29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 肆、兩項疑點分析

### 一、馮玉祥授意說之商榷

馮玉祥授意說起於曾任馮玉祥秘書的簡又文在《馮玉祥傳》中說：

方馮氏入晉時，有駐豫北之孫連仲、張維璽等部猶欲追隨。馮卻之，轉令其投歸中央，卻囑其以後務須服從蔣總司令的命令，為國效勞。孫等唯唯諾諾，遵令而退。其後，果然向中央報告：「奉馮總司令命前來投順。」蔣公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編之。<sup>46</sup>

王禹廷則於〈中原大戰 斲喪國脈〉一文中謂：

孫連仲率領的各部隊，撤退到豫北新鄉一帶，馮玉祥與閻錫山洽商，打算把他未受中央收編的部隊，全部開入山西。閻表示：你這麼多的部隊都開來，恐怕山西養不起。這不過是表面的說法，當然實際上還有其他的顧慮。馮乃打消原意，派人送親筆信給孫連仲，囑咐他逕行投效中央。孫派人到鄭州與中央方面接洽之後，於十月二十九日，發表通電，就任中央任命的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職。<sup>47</sup>

就《閻檔》〈各方往來電文〉互相比對可知，孫連仲投效中央係其自謀出路的結果。此處馮玉祥授意說，頗有值得商榷之處。茲分別從馮玉祥的指示、孫連仲的往來電文及孫本人的說法等三方面加以考證。

1.馮玉祥的指示：馮於10月17日電其秘書長李興中謂：「兄抵并（太

<sup>46</sup> 簡又文：《馮玉祥傳》（下冊）（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71年6月），頁345；簡又文：《西北從軍記》（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71年5月），頁147-148。

<sup>47</sup> 王禹廷：〈中原大戰 斲喪國脈〉（七），《傳記文學》，47卷3期（民國74年9月），頁108。又王禹廷於孫連仲九十華誕所舉辦的〈我所知道的孫仿魯〉徵文中亦有類似的說法，見《孫仿魯先生述集》，頁122。

原)後,日與閻公詳商大計,決共維患難,合作到底。我軍出發晉南,閻公完全同意。……盼督促各軍迅速西進。」<sup>48</sup>此一電文或許予人有說表面話的感覺。不過,同樣是10月17日馮給李興中的另一件電文:「電鹿(鍾麟)務須即日進駐晉城,督促孫連仲部兼程向運城前進。」<sup>49</sup>按10月17日孫連仲已派李漢輝赴濟南請韓復榘代向中央接洽改編事宜,如果馮玉祥真有授意孫連仲投效中央,應在此日之前,但《閻檔》所見者,此時馮仍要求孫連仲率部開入晉南。<sup>50</sup>

2.孫連仲的往來電文:孫於10月27日致李漢輝轉李忻、冉寅谷電謂:「閻馮兩公仍未倦勤,極力派人拉攏部隊,日久恐軍心難固也。」又謂:「弟決心和平,斷不願再延戰事,故對閻馮二公主張,期期不以為可。」<sup>51</sup>29日李漢輝致孫連仲電謂:「閻派員密攜重款,賄串豫北各部,他部似有動者,我部深明大義,不為所動。」<sup>52</sup>由這兩件電文可以反證,馮玉祥不但沒有授意孫連仲投效中央,反而還聯合閻錫山拉攏孫連仲的部隊。

3.孫連仲的說法:前引孫連仲於口述歷史中說,鹿鍾麟通電離職後,他再請示馮玉祥退駐豫北部隊的出路,馮說部隊聽話,叫他們向西走,結果大家走了一段又回來,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下,只好以國家為重,聽從中央安排。由此可知,截至孫連仲接受中央改編之前,馮玉祥均要求孫率部

<sup>48</sup> 「太原馮玉祥致晉城李興中篠電」(民國19年10月17日),〈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微捲第75捲。

<sup>49</sup> 「馮玉祥致晉城李興中篠電」(民國19年10月17日),〈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微捲第75捲。

<sup>50</sup> 馮玉祥指示各部西開的電文尚有:「馮玉祥致晉城李興中巧申電」(民國19年10月18日)、「太原馮玉祥致晉城李興中皓電」(民國19年10月19日)、「太原馮玉祥致垣曲劉汝明皓電」(民國19年10月19日)等十餘件,均見〈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微捲第75捲。

<sup>51</sup> 「新鄉孫連仲致上海李漢輝轉李冉兩代表感申電」(民國19年10月27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閻檔》,微捲第47捲。

<sup>52</sup> 「上海李漢輝致孫連仲豔子電」(民國19年10月29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閻檔》,微捲第47捲。



西走，並沒有要孫逕行投效中央。

經由上述三方面的分析，馮玉祥授意孫連仲逕行投效中央以及閻錫山所說山西養不起那麼多部隊的說法，應是後人發揮想像力加以推演的結果。

## 二、「陰差陽錯」說之商榷

「陰差陽錯」說出自時任孫連仲軍需處處長的孟企三，他說當時孫連仲的主導思想是投北（張學良）不投南（蔣中正），但在大環境的壓迫下，又不得不投南。於是派參謀處處長李漢輝持親筆函去濟南。當李到濟南之日，正是韓復榘去南京專車升火待發之時，韓立令李上車，一同到了浦口。迎韓的要人及記者圍上來，韓當眾介紹李漢輝為孫連仲之代表，消息到了新鄉，孫踏腳拌手痛斥李冒充代表。身旁的幕僚得知情況後說：「您既然派李謁韓為您作主張，那麼李隨韓到了南京，不用說這是韓替您作的主張，應趕快去電承認李是您的代表，並指示活動方式，否則弄巧成拙。」不幾日，軍政部即派慰問團來新鄉。這即是李漢輝活動的結果。這段內容之前的標題是「陰差陽錯的投了蔣」。<sup>53</sup>

姑不論孟企三這段回憶與史實有所出入，僅就其「陰差陽錯」說而言，孫連仲派李漢輝赴濟南，請韓復榘代向中央說項，沒想到韓竟安排李漢輝，陪同蔣伯誠赴南京，晉謁蔣中正。如果說此一插曲是「陰差陽錯」，似乎言之成理。孟氏也深知孫連仲之投效中央，就當時的大環境而言，是毫無辦法中的唯一辦法，然而卻又硬是將它說成是「陰差陽錯」，如此則未免過於牽強。

<sup>53</sup> 孟企三：〈第二十六路軍始末紀要〉（手稿），轉引自《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1935-1936；另外，時任孫連仲參謀長的趙大璞於〈孫連仲在江西與共軍作戰的經過〉一文中亦有類似的說法，見《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6冊，第45輯，此處轉引自《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2044-2045。

就現有史料來觀察，孫連仲抵達豫北後，自謀出路的對象只有韓復榘，與張學良似無接洽。這一方面，可從蔣中正電詢張學良孫連仲有否派代表赴瀋陽接洽，得到印證。<sup>54</sup>再者，戰前孫連仲曾反對向中央開戰，他的理由之一是「我在青海說蔣先生如何好，現在怎能轉口罵他？」<sup>55</sup>可見他對蔣並無惡感，孟企三卻說孫的主導思想是投北不投南，後來投效中央是「陰差陽錯」所致，這點或許與大陸文史資料一貫的捧張抑蔣有關。

## 伍、結 論

1930年10月，退往豫北的西北軍殘部，在中央堅持馮玉祥、鹿鍾麟必須離開的情況下，馮、鹿兩人先後通電下野，所部交由孫連仲負責。對孫連仲而言，此時受命接長西北軍，真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最後，在西北軍殘部不願退守陝甘及薪餉給養全無著落的情況下，逼不得已，只得自謀出路，接受中央安排，將所部改編為第二十六路軍。

然而孫連仲投效中央之經過為何？透過《閩檔》〈各方往來電文〉及《蔣中正總統檔案》所保存的原始史料可知，孫連仲是經由韓復榘這條管道與中央搭上線。整個過程處處可見韓復榘的精心策劃與安排，並予以大力擔保。甚至連蔣中正所堅持的條件與孫連仲所期望的事項，均透過韓復榘來向對方轉達。比較讓孫連仲感到意外的是，他原先只是派李漢輝請韓復榘代向中央接洽改編事宜，沒想到韓竟安排李漢輝陪同蔣伯誠赴京，晉謁蔣中正。

蔣中正於接見李漢輝時對孫連仲有所允諾，亦有所堅持。蔣之所以

<sup>54</sup> 「蔣中正電張學良若孫連仲派代表來瀋接洽請詳告談話內容俾便應付」（民國19年10月20日），〈籌筆—統一時期〉，《蔣檔》。

<sup>55</sup> 《孫仿魯先生述集》，〈口述歷史〉，頁94。

慨然應允，是因蔣平常即器重孫之為人；惟蔣的堅持，卻令孫有所猶疑。蔣所堅持的條件一決不贊同西北軍由鹿鍾麟負責，不得要求以陝甘寧為其地盤，不得再有西北軍團體，唯有擁護中央一途；實際上，這些條件就是中央處理西北軍的善後方針。中央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將西北軍化整為零，在這個原則下，馮玉祥、鹿鍾麟兩人必須下野，以個人名義歸順中央，再調往各地駐防，以打破其長期割據西北的局面。<sup>56</sup>也因此先後歸順中央之西北軍，如：第二十二路軍吉鴻昌部調豫鄂皖邊區，第二十五路軍梁冠英部調蘇北，第三師葛雲龍部調鄂東，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先移魯西，稍後調江西，只剩由張學良負責改編的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客居」於晉南。至此，民國史上盛極一時的西北軍正式宣告瓦解。另一方面，由西北軍各部的調動情形可知，南京中央已體認到共產黨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改編後的西北軍紛紛調往長江中下游，參與剿共的行列。

整個投效中央的過程中，較令人好奇的是李漢輝的角色。李漢輝原是孫連仲的參謀處處長，10月中旬，孫派李赴濟南請韓復榘代向中央接洽改編事宜，無論李漢輝此時的頭銜為何（參謀處處長或孫連仲的代表），可以確定的是他絕不是全權代表。但在韓復榘的安排下，他竟赴京晉謁蔣中正，獲得中央重視的程度，遠非稍後抵達的全權代表所能比擬。也因此，雖然孫連仲曾三番兩次電令他返回豫北，他亦曾電韓復榘表示已無責任，定於24日回豫北防區，<sup>57</sup>然直到10月底，他依舊留在南京協助全權代表李忻、冉寅谷，10月31日，孫連仲甚至發表李漢輝為駐京通訊處主任。<sup>58</sup>足見李漢輝於孫連仲投效中央之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然則何以孫連仲卻說其投效中央是派代表赴鄭州與何應欽接洽所致？這

<sup>56</sup> 〈文物圖書一事略稿本〉，民國19年10月23日條，《蔣檔》；《東方雜誌》，27卷24號，頁123，蔣伯誠在上海談中央對西北軍將領之態度。

<sup>57</sup> 「南京李漢輝致濟南韓復榘漾電」（民國19年10月23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sup>58</sup> 「新鄉孫連仲致上海李鳴鐘世電」（民國19年10月31日），〈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閩檔》，微捲第47捲。

點應與李漢輝不是正式代表有關，且當李炘、冉寅谷兩正式代表抵達南京後，李的任務只是協助而已。本文無意否定李、冉兩位全權代表，也無意凸顯李漢輝的重要性，而是覺得在追求歷史真相的目標下，不應對韓復榘的策劃及李漢輝的角色有所忽視。

總之，經由《閩檔》〈各方往來電文〉及《蔣中正總統檔案》互相比對，可以讓我們對孫連仲投效中央獲得令人耳目一新的認識，也可以讓我們深刻的體會到原始史料對探討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文物圖書一事略稿本〉（民國19年）。

〈籌筆一統一時期〉。

〈革命文獻一討伐閻馮〉。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各方往來電文—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微捲第75捲。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微捲第47捲。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韓復榘部往來電文〉，微捲第46捲。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劉郁芬部往來電文〉，微捲第47捲。

### (二)報紙、期刊

《申報》，上海，民國19年。

《東方雜誌》，27卷24號（民國19年10月）。

《國聞週報》，7卷42期（民國19年10月）。

### (三)專著、論文

《孫仿魯先生述集》。臺北：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民國70年2月。

王禹廷，〈中原大戰 斲喪國脈〉（七），《傳記文學》，47卷3期（民國74年9月）。

- 陳進金，〈《閻錫山檔案》的史料價值及其運用〉，《兩岸資訊社會的史學與應用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銘傳大學通識中心，2001年。
-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71年5月。
- 簡又文，《馮玉祥傳》。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71年6月。
- 劉鳳翰，《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7月。
- 劉驥，〈蔣馮閻關係和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內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